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月关  
◎著

# 锦衣夜行

5

逍遥游

看一个小人物  
如何覆雨翻云  
与永乐大帝共创  
光芒四射的大明帝国

XIAO  
YAOYOU

朱棣

夏浔

徐若儿

苏颖

月关作品

新派历史武侠巅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

月关超越自我之作

好评更胜《回到明朝当王爷》

乾坤入袖 锦衣夜行 低调！低调才是王道！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月关  
◎  
作品

# 锦衣夜行

5 逍遥游

月关超越自我之作

好评更胜《回到明朝当王爷》

新派历史武侠 巅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



文稿整理: 李苏萍 张海峰 高毫林 罗刚 李志刚  
王东山 张玉田 纪晓峰 吴杰 赵晓龙  
宋春雪 罗秋平 周人伟 何小川 张春丽  
陆子今 常德 许文山 何冲 李伟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逍遥游 / 月关著.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7

( 锦衣夜行; 5 )

ISBN 978-7-5353-9026-4

I. ①逍…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1058 号

书 名

逍遥游

©

月关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j.com.cn>

电子邮件

[hbcj@vip.sina.com](mailto:hbcj@vip.sina.com)

承 印 厂

枝江金汇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15 000

印张

18.25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9026-4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第 1 章	德州大捷	1
第 2 章	战地芳踪	10
第 3 章	危城烽火	23
第 4 章	绝户计	35
第 5 章	城门危局	48
第 6 章	重返青州	58
第 7 章	再见苏颖	68
第 8 章	新右卫门	79
第 9 章	秦淮密会	90
第 10 章	逼婚	102
第 11 章	破坏大王李景隆	115
第 12 章	打算出逃的小郡主	128
第 13 章	随风潜入夜	138
第 14 章	马车上的密会	152

锦衣夜行



第 15 章	茗儿的诗 .....	163
第 16 章	离间计 .....	175
第 17 章	高攀不起 .....	187
第 18 章	故人重逢 .....	199
第 19 章	夜探 .....	210
第 20 章	斗法 .....	223
第 21 章	天网 .....	236
第 22 章	茅山镇 .....	250
第 23 章	荒滩血战 .....	262
第 24 章	再入金陵 .....	276

# 第1章

## 德州大捷

燕军南下，李景隆反攻北平的军事会议被迫当即改为迎战燕王的军事会议。众将集思广益，一番商量之后，李景隆立刻下令现驻扎在保定等地的郭英、吴杰等与他兵分三路，合击燕王兵马。当即，李景隆点起大军北上，为了壮声势，沿途宣传，六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先锋官是平保儿。

平保儿的父亲叫平定，当年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以功任济宁卫指挥僉事，攻打元大都时战死。平保儿被朱元璋收为义子，改名平安，承袭父职，后又升为密云指挥使和右军都督僉事。此人与李景隆一样也是名将后裔，但是骁勇善战，与李景隆徒有虚名大不相同。

他担任先锋之后，率所部人马星夜兼程，将至白沟河时，探马送来消息，燕王的大军就要到了。平保儿闻言立即制止大军前进。他所部人马约万余人，而燕王有十万大军，硬打是不行的，但是平保儿也知道，燕王的大军虽然多骑兵，也只是相对于明军而言。燕军中同样有大量步卒，所以整个部队绝不会十余万人集结在一起一同前进。

根据这个判断，平保儿心生一计，抢先赶到白沟河，依据地势，将人马掩藏起来，万余人要隐藏身形颇为不易，待他好不容易将人马藏好，燕军便到了。等燕军欲沿苏家桥过河时，平保儿一声号炮，身先士卒杀入敌阵，燕王大军一路急行，自料行军神速，却未料到敌军早已赶到此处埋伏，措手不及之下登时大乱，只得急急后退。平保儿率军急追，一路斩杀无数。

燕王朱棣首战失利，且战且退中，奉李景隆命令自真定赶来的武定侯郭英也到了，这一来更让燕王雪上加霜。

郭英听得探马回报，燕王先锋部队正与平保儿所部大战，并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因为紧跟着又有探马来报，燕军后续部队正飞快赶来接应。郭英并不知道燕王本人就在前军，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定然会不计一切代价，全军

投入战斗，只求斩杀朱棣。

可惜，他以为这只是燕王的一支前军，于是老成持重的他立即命令所部在燕军退路设下埋伏。他这埋伏，并不是以人马埋伏，因为不巧得很，他所在的地方恰好是一片平原，一览无余，人马是无从埋伏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却可以埋伏，那就是地雷。

大明朝廷一直注重火器的研究和发展，发明了种式繁多的火器，后来陆续又发明了手榴弹和水雷，而地雷发明的时间更早一些。当然，当时这种火器的名字并不叫地雷。

郭英在燕军退路埋下大量从保定带来的地雷，随即率部撤到燕军视线难及的地方，想等燕军被大量杀伤时再实施攻击。燕军在朱棣本人的亲自指挥下，本来退得颇有章法，平保儿虽然悍勇，也占不到太多便宜，实未料到，突然一处处地雷炸响，那时地雷威力有限，但是地雷里边藏了大量的铁钉铁片，爆炸开来可以成片地令敌军或伤或残。

这一来燕军登时大乱，以燕王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控制不住部队撤退的节奏了。三军哗然，旗鼓号令再也约束不得军队，撤退变成了败退。

在此关头，武定侯郭英率人马杀了出来，后有平安，侧有郭英，燕军溃不成军。直至天黑，张玉率中军赶来接应，平保儿和郭英才鸣金收兵。张玉匆匆接应了败兵回营，上下一找，混乱之中竟然不见了燕王，众将齐齐骇然，忙又派人出营搜寻。

燕王随着前锋行军，并未打起自己的旗号，但是军中将领自然知道殿下在此。退兵时因为发现地上埋设了大量的火器伏雷，深恐炸伤了燕王，便把燕王留在了靠近后队的地方。等到郭英斜刺里杀到，把燕军一截两半，后半截燕军各自为战，人马都被打散了。

燕王在亲兵的护卫下浴血杀出重围，落荒而去，到了天黑竟然迷了路，这时候他的身边只剩下三名亲卫。二月天，天黑得早，燕王茫然四顾，哪儿也不认得，后来伏地听音，循声而来，这才找到自己的大营，被如释重负的众将领迎回中军大帐。

自朱棣起兵以来，虽然每一次都是以寡敌众，但是每一次都有惊无险。这是他败得最狼狈的一次，如果中伏之际中上一支流矢，败退之际蹙上一颗地雷，或者突围之时被哪一个明军士兵一枪刺中，他朱棣都要稀里糊涂地身死当场。



盔歪甲斜、满身硝烟尘土的朱棣被部下们迎回中军大帐，想想今日莫名其妙的惨败，真是羞愧难当，当即拍案大喝道：“令后队人马加速前进，明晨前务必赶到，天明时分，与李九江决战！”

众将从未见过朱棣如此暴怒，纷纷凛然称命，自去备战不提。

朱棣一屁股坐下，想起一路败逃之际，那不时响起的惊雷，还是心有余悸。对于火器，一向是南军应用较多，北军应用较少。对漠北民族作战，强弓利矢、骏马快鞭足矣，以前朱棣对火器的认识也不足，但是今日这一场惨败，却令朱棣对火器运用刮目相看。

从俘获的燕军士兵口中，得知燕王本人就在遇伏的燕军先锋营中，平保儿、郭英等人又惊又悔，李景隆更是扼腕惋惜。不过他那颗已经被燕王朱棣打破了的心，却也因此恢复了几分信心：原来朱棣也不是算无遗策、百战百胜的，原来也有吃败仗的时候！

信心大增的李景隆那颗榆木脑袋好像突然开了窍儿，他并未对错失斩杀燕王良机的平保儿、郭英予以训斥，相反大加赞扬，同时有意把这个消息在全军传开，以鼓舞士气。果然，原本心中忐忑，都像揣了个兔子胆儿，时刻准备着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的南军士兵士气为之大振。

三更时分，李景隆结束会议，返回自己寝帐。

帐外大旗杆上，悬挂着一串的红灯笼次第熄灭，只留了三盏。大帅的亲卫指挥江海文把灯笼重新挂起，打个哈欠，对帐外的侍卫亲兵们道：“好啦，不当值的兄弟都回去歇了吧。明日一早，将与燕军决战，好好养养精神。当值的兄弟打起精神来，不要吵了国公爷歇息。”

东方亮看看远处隐隐移动的火把洪流，凑近江海文，涎脸笑道：“江大哥，那边是瞿都督的军营吧，这么晚了，还要换防么？”

江海文瞪了他一眼，总算彼此私交甚好，没有当众呵斥，只压低了嗓门教训道：“胡乱问些什么，不懂得规矩。在大帅身边做事，乖巧一些，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懂么？”

“是是是，俺这不是好奇么，知道了，知道了，小弟这就回帐歇着。”

江海文点点头，不远处几匹马因为远处军伍调动的声音有些不安，仰天嘶叫了几声。江海文连忙赶过去，嚷道：“那边，把马匹都牵远些，莫吵了国公爷歇息。”

一个年轻英俊的小校踱到东方亮身边，低声道：“殿下今日吃了大亏，南



军士气高涨，又有兵力优势，于我军大为不利。明日会战，南军必有奸谋，咱们探不到消息，怎么办？要不要到处生些是非，或者干脆把……”

东方亮微微摇头：“此时除掉李景隆，确也有些作用，可这作用，不过是推迟了会战之期，换一个将领上来，对我军将更加不利。不要总想着宰人，记住大人吩咐咱们的话，一旦做了密谍，脱下这身盔甲，就不要把自己再当成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

东方亮点点头，说道：“今晚你当值，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我回去歇着了。”

“是！”目送东方亮走开，那小校回到帐前站定，目光忽然落到了帐前矗立的帅旗旗杆上，这是现场唯一一件像房梁、柱子的东西，他的双眼一亮，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他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奇思妙想，后来会发生什么作用，也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在白沟河之战中到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只有飞龙密谍的秘密档案中，记下了这件事，记下了他的名字，他叫——岳俊弘！

翌日清晨，燕王集结大军，准备渡河作战，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肯虚心接受众将建议的李景隆如脱胎换骨一般，竟然抢先发起了进攻。

抢在燕军前面发起进攻的正是昨夜被东方亮发现正在移营的瞿能所部人马，此外还有昨日立下头功的平保儿。

这两个人绕到白沟河下游，渡河迂回，转移到了燕军后翼，突然发起了进攻。燕军后营主将是房宽，惊见明军自后方出现，大骇之下，一面指挥军队抵挡，一面向燕王中军发出急报。平保儿一马当先，率军冲破了燕军后营。如果说平保儿是一柄尖刀，瞿能就是一把钳子，指挥两个儿子把平保儿撕开的豁口不断扩大，燕军后营苦战半晌，开始呈现崩溃现象。

消息传到正准备渡河的燕王主力部队营中，众将听说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后方，不由大惊失色，纷纷向燕王请求临河拒敌，先剪除后方的敌人。燕王朱棣也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他沉住气，在帐中踱了许久，终于站定脚步，面向众将，沉声说道：“不要管他，他打他的，俺打俺的，集中主力，攻击李九江的中军！”

这个命令一下，连张玉都矍然变色，他们只道燕王是因为昨日一败颜面无光，愤而不惜一切要找回颜面，是以纷纷苦劝。朱棣大步走过去，霍地掀开

帐帘，指着河对岸的明军人马道：“看清楚了么，明军早已蓄势以待，就等我军后退，然后趁机掩杀。一旦撤退，在李九江的优势兵力打击下，必然全盘溃败，绝无幸理！”

晨雾袅袅，朦胧中可以看见明军大营寒气冲霄，三军早已整装待发。

朱能憬然道：“末将明白了，以攻代守，只要冲垮明军大营，我后营危机，不解自解。”

朱棣断然道：“不错，死中求活，唯此而已！传令下去，立即渡河作战。”

朱棣将令既下，大军如山崩河缺一般，登时向对面的明军发起了全面进攻。主攻者，乃朱棣手下大将丘福，丘福正领着前军人马。

丘福此人，谋划智计方面不如张玉、朱能，但临敌敢战，而且从不贪功，因此甚受部下爱戴。他知道这一战对燕王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脱了披挂，赤着双膊，亲自操刀领军冲锋。

奈何，明军多少万人？以这样雄厚的兵力居然采取守势，丘福再如何悍勇，又岂能独力回天？自清晨战到日上三竿，丘福部死伤无数，他本人也数处重创，竟然不能寸进。

不过朱棣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丘福身上，他也知道，想要正面突破李景隆的中军是何等困难。因此丘福鏖战正酣的时候，朱棣已亲领中军，悄然转移到了李景隆中军侧翼，想配合丘福发动进攻。可是这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大舅子来了。

徐辉祖的兵马突然出现在他的侧翼，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来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日的战策，多出自于徐辉祖之手，李景隆麾下兵马无数，何惜再派一军予燕军偷袭，反正不是他去冒险，因此欣然应允了徐辉祖，这一来朱棣顿时陷入绝境。

大军涌动，如惊涛骇浪，燕王有前后左中右五军，也并非全都陷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可是如果坐等他们突破敌军重围来救，恐怕尸体都要僵了。求人不如求己，本来就喜欢亲自冲锋陷阵的朱棣亲自上马迎敌，先是以箭矢疾射，箭矢用尽，便一手枪、一手剑，亲自肉搏于前。

这一战当真苦不堪言，朱棣的随身宝剑斫断了，胯下的战马都力竭更换了三匹。燕字大旗上钉满了明军的箭矢，执旗的旗手射死一个换一个，已经更换到了第十七人。好在执旗者也知道这杆大旗此刻就如同—杆招魂幡，目标太明显了些，所以不敢离朱棣太近，否则朱棣早已万箭穿心了。



朱棣且战且退，幸亏他突入敌阵不深，一番浴血苦战，堪堪退到岸边。冷不防刚刚解决了朱棣后军的平安、瞿能两个煞星又冒了出来。

“大势去矣！”燕王朱棣见此情景，心中大呼。

“天助我也！”李景隆见此情景无比兴奋，立即下令，挥动他的帅旗，下达了总攻令，明军立即如潮水一般蜂拥而来，准备打落水狗了。

“殿下！殿下！事不可为，请殿下立即突围，退回北平，再图后计！”

张玉浑身浴血，肩膀头上顶着一枝狼牙箭，满脸血汗地跑到朱棣面前。朱棣惨然一笑道：“世美，本王全部家底都在这里，此战一败，徒余北平数万老弱残兵，还能济得什么事？”

张玉咬牙道：“那，由末将率部来抵挡敌军，殿下万金之躯，不可再冒险了，请尽力退往岸边，候我左军右军来援，或得一线生机。”

朱棣心中一动：“援军，援军……”

他也不知自己这计策是否可行，如今岌岌可危，总得试试方才甘心，于是扳鞍下马，奔向长堤，张玉奇道：“殿下，你要做什么？”他生怕燕王想不开，急忙追了上去。

燕王登上长堤，手执马鞭，向远处遥遥招手，身姿稳定，挥手的动作更是从容无比。

李景隆全身披挂，手执银枪，只想亲手擒杀燕王，兴冲冲正向前闯，忽见燕王登上长堤，手执马鞭向远处招手。李景隆先是一怔，随即脸色大变：“不好，燕王在此设有伏兵！”

当初燕王的五千朵颜三卫精骑马踏连营的威风他可是亲自领教过的，如果这支骑兵此刻以逸待劳，就埋伏在旁边，突然杀将出来，那死的就不是朱棣，而是他李景隆了。李景隆当机立断，立即一拨马头，高呼道：“退！全军撤退！燕逆有埋伏！”说罢，不管不顾，一骑当先，绝尘而去……

李景隆麾下那些大将都被派出去了，并无一人能在身边给他建议。估计给他建议也来不及说出来，因为李景隆逃命的时候一向“杀伐决断”，根本不给敌人和战友任何机会。

李景隆卷旗逃跑，其余诸部兵马不明所以，只道前方真有埋伏，纷纷收拢人马以御强敌。等到双方拉开了距离，李景隆站在三箭地外，遥遥地看着，此时雾气已经散去，视线非常清晰，他并未发现朱棣身边多冒出来一兵一卒。

“莫非……上当了？”李景隆又仔细观察片刻，见燕军正在急匆匆地迅速

收拢人马，结成防御阵形，果真没有一个援兵，不由得恼羞成怒，立即下令道：“进攻！全力进攻，誓杀朱棣！”

明军得到主帅指示，正欲再度发起猛攻。这时候远处一片尘土飞扬，一路大军踏着滚滚烟尘，犹如沿堤而行的一条长龙，飞快地扑了过来，朱棣的援军终于到了。这支援军，正是朱棣视作宝贝的朵颜三卫精骑，领头的就是他的二儿子朱高煦。

有了这支精骑，纵然能打败燕军，想阵前擒杀燕王怕也难以做到了，痛失良机的李景隆怒不可遏，大声疾呼道：“进攻，全体进攻，斩杀燕逆者本国公为他请功！”

说完，李景隆涨着一张羞红如鸡血的面孔，提马冲了上去。气喘吁吁地扛着大旗刚跑回中军大营还没顾上喘口气的旗手闻听主帅下令，连忙张开大旗，旋展挥动，号令三军进攻，然后撒开两条腿追在李景隆的马屁股后面又向前跑去。

“兄弟，我帮你扛一会儿！”岳俊弘向那旗手笑笑，不待回答，便挂好佩刀，从那旗手手中抢过了帅旗。

“多谢，俊弘兄弟，你……你不懂旗语，紧跟着我，大帅有令颁下时，得随时昭示三军。”

“好！”岳俊弘笑咪咪地应了一声，扛起大旗就跑。昨夜，他就对这杆大旗做了手脚，现在要做的只是让那动过手脚的地方发作而已。奔跑间，他已不着痕迹地解去了旗杆上动过手脚的铜束箍。

“命令，平保儿、瞿能，缠困燕军骑兵！命令，徐辉祖于平保儿、瞿能之后摆阵，卡住燕骑退路！”李景隆怒不可遏地下令。

他跑到距燕军一箭地外便站住了脚步。当对方不是落水狗而是急得要跳墙的狗时，他是绝对秉持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安全理念的。那旗手听得李景隆吩咐，立即自岳俊弘手中抢过大旗挥舞起来，大旗猎猎，迎风凛凛，明军各营旗手号兵正盯着来自中军的旗语，那“李”字帅旗“咔嚓”一声，断了！

大旗断得很缺德，紧贴着旗帜根儿断的，它要是只断一小截，再把它竖起来也就是了，可它断成这么短的一截，举起来还有谁看得到？

明军各营旗手都看呆了，帅旗放倒是什么意思？

一是投降，二是主帅战死！

曹国公此际是不可能投降的啊，那就是……主帅战死了。

这也不无可能，流矢漫天飞舞，主帅也没有满天神佛庇佑，若是不巧中上一箭……

又等片刻，主帅营中还是没有竖起帅旗，各营旗手纷纷打出旗语，通知所部将领：李景隆……挂了！

明军登时一阵喧哗，数十万大军，哪怕只是一人倒吸一口冷气，汇合起来都是惊天动地的一声霹雳。

燕王朱棣见儿子率生力军赶到，大喜过望，连忙换上一匹马，提枪上马，正欲再战，忽听对方营中一片异动，定睛看去，李景隆的大旗不见了。朱棣先是微微一呆，随即便知机不可失，立即纵声大喊道：“李景隆战死，明军大败，明军大败！”

张玉、朱能等人反应都不含糊，纷纷高声应和，一时燕军齐声高喝：“李景隆战死，明军大败！”声如雷霆，甚嚣尘上。

明军将官猜疑，士卒慌乱，本来人心就是极不稳定的时候，一听燕军营中传出大喝，登时便有胆气泄丧者掉头逃去。这种事是会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的，虽然明军各部将领反应迅速，拿逃兵开刀，迅速斩杀多人，制止了全军蠢动，但是善于捕捉战机的燕王朱棣却没有等着他们不攻自溃，而是一面高呼，一面发动了全面进攻。此番正以朱高煦带来的数千朵颜精骑为先锋，直冲李景隆的中军大营。

明军慌乱之中全无斗志，一被冲垮，本来就有的逃意顿时化作了行动。这一败，如泰山之崩，任谁也休想阻止了。

瞿能父子本来冲杀在最前面，所以也首当其冲地陷入燕军重围，恰如刚才燕王被他们围困。奈何，燕王朱棣有一个其蠢如猪的敌军主帅，又有一个骁勇善战的儿子赶来增援，他们却恰恰相反，千军万马之中父子左支右绌，独木难支，迅速被燕军铁骑拍死在汹涌的冲锋洪流之中。

俞通渊、滕聚等明将本来还想再战，奈何军心已不可为，稍一犹豫就跑不了啦。朵颜铁骑踏营而过，见人就杀，哪管他是兵是将。俞通渊、滕聚等大将亦先后丧命于乱军之中。其余明将眼见势不可为，只得各领本部人马，惶惶逃去。

从保定赶来参战的老将军武定侯郭英，眼见明军竟败得这般莫名其妙，气得几乎吐血，当即也收敛所部兵马逃去。这位老兄大概恨死了曹国公，直接领着兵马往西逃，回保定去了，懒得再跟李景隆这个废物废话。

这一败，明军淹死及被杀者十余万人，横尸百余里，当真惨不忍睹。

德州码头，小房内，夏浔对几个手下道：“先期赶到金陵去的人马，已经为咱们铺好了道路。徐石陵、张俊、蒋梦熊、王冠宇，有关的任务已经向你们交待明白了，你们四个现在就赶过去。”

“夏大人，那您呢？”

夏浔在飞龙密谍中，所用的名字就叫夏浔，所有的飞龙密谍都只认这个名字，只知道这个人是他们的最高首领，这也算是夏浔对本来的自己一种变相的怀念吧。所以他属下的人员称呼他时，都叫他夏大人，真正知道他还有个名字叫杨旭的寥寥无几。

“殿下图谋德州，本官要动用这边的人手予以内应，到时候身份难免败露，之后我就会转移到金陵去。此后，咱们就要在金陵扎根了，到时候，本官会与你们取得联系。所以，万事均须小心。你们记住，此去金陵，你们分开上路，到了那里之后，你们四人之间，横向不得联系，不得互相通报自己潜伏的身份。

“你们与你们的部下，也是一个接一个地直线联系，确保不论哪一环出现了差池，不至于被朝廷连窝端了。锦衣卫的势力现在虽然极为虚弱，可是在金陵城，他们仍旧手眼通天，万万大意不得。”

“卑职明白！”徐石陵、张俊、蒋梦熊、王冠宇四人肃然拱手。

夏浔正在安排飞龙密谍的精干人员赶赴金陵。他这样做，是因为靖难的四年时间中，明军几易主将，他不可能朝廷每换一名主将，都有办法安插间谍进去。如果能把谍报中心安插在大明京师，那就一劳永逸了。须知前方军队在战术上不管如何变化，战略上都必须听从京师的调度安排，或者及时把他们的战略部署呈报于京师。

如果在这个紧要的地方安插有自己的耳目，那么燕王就能随时了解朝廷的战略部署。至于具体的战术运用，燕王朱棣还需要他来指点么？

送了四人出门，夏浔又殷殷嘱咐几句，正要让他们离去，忽见徐姜从远处急匆匆走来，夏浔目光微凝，看着徐姜神情，徐姜走到面前，满面通红地道：“大人，殿下大捷！”

徐姜按捺不住兴奋，语音都有些微微发颤了。夏浔眼神一动，急忙道：“沉住气，进屋再说。”四个本来要走的亲信部下一听燕王那里打了大胜仗，也都满脸惊喜地跟了回来。

## 第2章

### 战地芳踪

骑兵在追击战中充分发挥了它的长处，朱棣像一帖狗皮膏药似的，紧贴在李景隆屁股后边，从白沟河一路追杀下来，不断扩大战果。一路下来，明军死伤又逾十万，李景隆六十万大军，只因这一战，便折去了三分之一。

燕军连续作战，同样疲惫不堪，但是此时作战，已不仅仅是体力问题，朱棣深知自己相比朝廷最差的就是实力，眼下有便宜可捡，他哪会轻易放过。这一路追下来，所有的骑兵都派到了最前边，步卒殿后，沿途搜罗明军弃置各处的甲冑器帐、辎重粮草。

李景隆马不停蹄地败回德州，朝廷大败的消息立即传了开来：明军第一次以五十万大军对燕军五万，大败；第二次以六十万大军对燕军十万，还是大败；在军民心中，燕军俨然已是不可战胜的天兵天将。古来成败论英雄，谁还理会白沟河畔燕王朱棣几欲战死、狼狈不堪的情形？

百姓们听说燕军正沿途南下，指挥大军杀向德州，一时间德州城内好似沸水开了锅。百姓们深恐兵荒马乱殃及自身，但凡有能力逃走的都携家带口，纷纷逃离德州，一时间难民络绎于途，一片乱世景象。

“相公，朝廷大败啦，六十万大军呐，就是六十万头猪，也能把燕军拱个人仰马翻吧，怎么就败了？咱们怎么办啊，要不要赶紧收拾收拾回阳谷县呀？”

一个青帕包头、皓齿明眸，俊俏得不像话的小姑娘，急匆匆地跑进帐篷，对她的男人道。

她的男人刚刚放下药匣，筋疲力尽地坐在睡榻上，听见这女孩儿说话，他高枕双臂，苦笑摇头道：“飞飞呀，怎么尽说些孩子话？我是被召来德州服役的，官府中都有备案，哪能说走就走？德州是兵城，城高墙厚、兵马众多，外边又有十二连城。野战和城战是两码事，燕军再厉害，也不可能一攻即克，真要是守不住了，咱们再走也不为难哪。先让为夫歇歇，今天医治了百余伤兵，哎



哟，可累死我了……”

这对夫妻，正是西门庆和南飞飞。西门庆是郎中，德州兵营中许多士兵都得了冻疮和风寒，李景隆下令把山东府各地所有挂牌行医的郎中全都弄到了德州，为兵卒医治疾患，西门庆也在应召之列。本来，他带个药童学徒也就罢了，奈何南飞飞以前东奔西走惯了，如今突然过起了居家的小妇人生活，时间久了枯燥乏味得很，一听丈夫要出行，登时兴高采烈非要跟来。

于是西门庆就让夫人小东守着家业，带着南飞飞到了德州。他在德州已经快一个月了，主要是诊治伤风、冻疮等疾患，今天突然全变成了缺胳膊少腿儿的外伤科病患，军营中这方面备用的药物竟不敷使用，西门庆又是个在妇科上有独到之处的医生，手忙脚乱的，可把他累得够呛。

南飞飞跑过去，双膝一屈，跪坐在榻上，攥起一双粉拳一边给他捶着大腿，一边嘟起小嘴儿，不满地道：“哼！等燕军打到德州，就你媳妇这般千娇百媚的女人家，要是被人家抢去做了压寨夫人，你不心疼呀？哭不死你！”

西门庆有气无力地呻吟道：“拉倒吧你，你还真相信他们说的呀？燕军又不是山贼，往哪座山上抢啊……”

南飞飞窒了窒，在他腿上使劲捶了一下，娇嗔道：“不是山贼就规矩了么？你不在乎是吧？成，那就让人给你戴绿帽子，一戴戴个十七八顶，绿油油的，好不风光！”

西门庆哼哼唧唧的，没把她的气话当回事儿。南飞飞瞟了他一眼，赌气道：“就你懂规矩，我告诉你，刚才我可是看见肥城来的那个郎中老张带着他的小徒弟已经换了衣裳逃跑了，偏你不走。”

“已经有人逃了？”西门庆精神大振，呼地坐了起来，“有人带头就好办了，你让我歇歇，把东西收拾一下，等晚上咱们也溜他娘的。”

西门庆话音刚落，就听外边一阵脚步声响，有个粗犷的声音大声吼道：“散开散开，把这一片儿都给老子看紧了，这一片儿住的都是郎中，可不能让他们跑喽，都看紧些，从现在开始，没有咱们的人带着，不许一人自由出入。”

帐中，西门庆和南飞飞互相看了看，西门庆讪讪地道：“呃……把我的衣服拿一套出来，裁剪裁剪，你先换上，再去灶下弄点炉灰把脸抹黑了，且扮个丑男人再说……”

何家庄。

服役的民工正干得热火朝天，监工和士兵们来回奔走，吆喝连天：“快点快点，抓紧挖掘战壕，我告诉你们，燕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最喜欢把人剁吧剁吧炖大锅肉吃。你们现在不卖力气，等燕军一到，你们全都要倒大霉。”

“呸！”有人低声咒骂，“六十万人打不过人家十万人，还涎着个脸说，一群吃干饭的废物。”

唐姚举踱着步子，在一个监工身边站定，低声道：“罗历，这边安排得怎么样了？”

那人也压低了嗓音道：“只我这边，串联了百十来人，林掌柜那边至少有数千人吧。”

唐姚举微微一笑，说道：“足够了，事先知道底细的，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乱象已生，黄天当立，弥勒主天下，我等揭竿而起，正是时候，你这里提高警觉，我去那边看看。”说完，唐姚举便向另一片工地绕去。

林羽七和唐姚举本来并无反意，但是朝廷打压白莲教徒时，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如今眼见皇叔和皇侄打成了一锅粥，山东府开始动荡不安，这心境就发生了变化，野心开始滋生。

他们的打算还算谨慎，准备效仿当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造反成功的先例，在征召来德州的民夫当中发展教徒，以他们原本的忠心信徒为骨干，带动更多的信徒，再裹挟发展一部分信教的士兵，从而竖起造反的大旗。

如果他们能迅速站稳脚跟，那就于南军和北军之外独树一帜，与他们分庭抗礼。这一点他们认为希望很大，因为朝廷兵马的大敌是燕王的人马，不可能分重兵来围剿他们。当然，如果万一失败，那就率军去投燕王，燕王现在势力薄弱，对他们的投靠必定倒屣欢迎，到时候他们可以托庇在燕王羽翼之下，再暗暗发展自己的力量。

正月初一是弥勒佛圣诞，本来最具意义，可惜这个日子时机不合适，那时他们还没有被征召到德州服役。他们本来计划在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之日起事，可是因为燕王南下，李景隆率大军迎敌，带走了他们在军中发展的，要在起事之日开军械库、给他们发放武器的信徒，只得把起事时间再次押后。

不过，现在燕军大胜，气势汹汹直奔德州而来，明军新败，如惊弓之鸟，他们觉得此时起事，正是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决定，俟燕军攻进德州当天，率众起事，自立白莲义军。